

世纪三部曲·第三部

EDGE OF ETERNITY

永恒的边缘Ⅱ

我亲眼目睹，每一个迈向死亡的生命都在热烈地生长。

[英]肯·福莱特 著 陈杰 译

KEN FOLLETT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EDGE OF ETERNITY

永恒的边缘Ⅱ

[英]肯·福莱特 著 陈杰 译

KEN FOLLETT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PHOENIX PUBLISHING HOUSE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永恒的边缘 : 全3册 / (英) 肯·福莱特
(Ken Follett) 著 ; 陈杰译.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
出版社, 2017.5

书名原文: Edge of Eternity

ISBN 978-7-5594-0322-3

I. ①永… II. ①肯… ②陈… III. ①长篇小说—英
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075236号

Edge of Eternity copyright © Ken Follett 2014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7 by Shanghai Dook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版权 © 2017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
经授权, 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 (简体) 版权
图字: 10-2017-091号

书 名 永恒的边缘

著 者 (英) 肯·福莱特

译 者 陈 杰

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

特邀编辑 闵 唯 周奥扬 刘 雨 朱亦红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策 划 读客图书

版 权 读客图书

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33608311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mm x 1270mm 1/32

印 张 44.5

字 数 698千

版 次 2017年5月第1版 2017年6月第2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0322-3

定 价 168.00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致电010-85866447 (免费更换, 邮寄到付)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Part 4 枪声

1963年

第二十一章 / 3

瓦利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但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他将成为一个音乐人，一个乐队的主唱，举世闻名。他打算专攻摇滚乐。

第二十二章 / 48

在美国，最有种族歧视倾向的城市也许就是阿拉巴马州的伯明翰了。乔治清楚地记得，上一次来的时候，他差点被白人种族隔离分子杀掉。

第二十三章 / 87

戴夫十五岁了。但让他有点气恼的是，大多数同龄女孩都只愿意和年纪稍大一些的男孩恋爱。

第二十四章 / 118

坦尼娅和瓦西里在马雅可夫斯基广场的诗歌朗诵会上被捕以后，瓦西里被判犯有“反苏行动和宣传”罪，需要在西伯利亚的劳役营服刑两年。

第二十五章 / 141

大约一年以前，在密西西比大学招收黑人学生引发的骚乱中，有两个人被射杀致死。肯尼迪兄弟发誓不让这一幕重演。

第二十六章 / 160

离开柏林对瓦利来说是个非常艰难的决定。他也不敢再次冒险跨越边境：要不是运气好，上次他就会被打死。

第二十七章 / 176

加斯帕·默里爱上了美国。这里的收音机频率昼夜无休，电视有三个频道，每个城市也都有自己的早报。在美国，没人会刻意奉承。

第二十八章 / 195

加斯帕·默里自信能得到《圣朱利安新闻》的主编职位。他在申请书中附上了为《回声报》所写的记录马丁·路德·金《我有一个梦想》演讲的报道。

第二十九章 / 202

想到粗鲁暴躁的副总统和优雅的可尼迪一家在海尼斯港泛舟游玩的情形，乔治禁不住笑了：林登如同芭蕾舞课上闯入的犀牛一样，与肯尼迪家族格格不入。

第三十章 / 211

玛丽亚问自己，如果有机会的话，愿不愿意和杰姬·肯尼迪换个位置。玛丽亚非常想拥有总统的全部，向世人宣称自己深爱着总统。

Part 5 高歌

1963—1967年

第三十一章 / 237

新闻充斥着和暗杀相关的报道，电视台毫无同情心地重播了总统被暗杀一小时前，和夫人在爱田机场受到热烈欢迎的场面。

第三十二章 / 257

“拜伦说过：‘百代唱片有披头士，迪卡唱片有滚石，经典唱片需要有桃色岁月。’”

第三十三章 / 291

德米卡很想知道，五十年后自己入土之时，世人又将如何评价自己的婚姻呢？“在死之前，没有人能被定义为幸福的。”

第三十四章 / 304

每月一次的相见让乔治很是难耐。他希望维雷娜能一直待在身边。但维雷娜不想放弃她在马丁·路德·金那里的工作，乔治也无法离开鲍比·肯尼迪。

第三十五章 / 311

1964年10月12日，星期一，勃列日涅夫来电话的时候，赫鲁晓夫和德米卡正在黑海之滨匹斯达的度假胜地。

第三十六章 / 336

每次卢森堡电台播放桃色岁月的《爱是什么》，卡罗琳都会哭。莉莉觉得自己此生的任务就是帮卡罗琳和爱丽丝移民到西方，让母女俩和瓦利早日团圆。

第三十七章 / 361

前途不明让加斯帕很沮丧。“我真不知道。如果在英国，我会在地方法报采写一些马戏或者公务员葬礼之类的小报道，但我觉得我不会甘于做这种事的。”

第三十八章 / 386

戴夫·威廉姆斯期待着见到臭名昭著的外祖父列夫·别斯科夫的那一刻。

第三十九章 / 425

东德政府允许民众跳传统舞蹈，因此尽管夜总会设在教堂的地下室，政府也不会多加干涉。另一方面，政府也乐于见到奥多·沃斯勒这样的年轻牧师和年轻人谈论恋爱和性。

第四十章 / 447

探雷犬累了。充当探雷犬的是个只穿着棉布短裤的越南男孩。加斯帕觉得，男孩大约十三岁，不够机灵，在“亡命连”准备执行任务时闯进了丛林，被抓个正着。

第二十一章

Part 4 枪 声

1963年

第二十一章

乔·亨利的舞蹈团每周六晚在东柏林欧洲饭店的餐馆演出，为东柏林的精英以及他们的妻子们表演爵士标准舞曲和流行乐。在瓦利看来，真名为约瑟夫·海因德的乔不是个好鼓手。但他即便醉了也不会影响鼓点，还是音乐家协会官员，所以永远不会被解雇。

晚上六点，乔开着辆黑色的老式弗拉莫V901小货车来到饭店的员工入口，他那面珍贵的鼓绑在后车厢绵软的垫子上。当乔坐在酒吧开始喝啤酒时，瓦利就负责把鼓搬运到舞台上，从皮套里拿出来以后，按乔喜欢的样式组装起来。一整套鼓包括带踏板的低音鼓、两只手鼓、一面小军鼓、一对踩钹、一面铜钹和一个牛铃铛。瓦利像移动易碎的鸡蛋一样小心地搬运着这些乐器：这是四十年代乔从一个美国兵那里打牌赢来的美国名牌斯林格兰鼓，乔永远不可能再弄一套这样的鼓了。

搬鼓赚不了多少钱，但作为交易的一部分，瓦利和卡罗琳可以像鲍勃西双胞胎那样在中场休息的二十分钟里进行表演。更重要的是，尽管年仅十七岁的瓦利并不够格，但他和卡罗琳已经弄到了音乐家协会的会员证。

把二重唱组合的名字告诉英裔外祖母茱黛的时候，茱黛咯咯

直笑。“你们怎么不叫弗洛西和弗雷迪，或伯特和南啊？”她说，“瓦利，你真是把我逗乐了。”原来鲍勃西双胞胎^①不像埃弗里兄弟，一提到鲍勃西双胞胎，人们就想到那对脸颊红润的双胞胎兄妹，以及他们完美的鲍勃西家族。但无论如何，瓦利和卡罗琳都决定要一直沿用这个名字。

乔是个笨蛋，但瓦利还是从他身上学到了东西。乔让自己的乐队足够大声，以免被观众忽略，不过有人抱怨这样很难交谈。为了让团员们高兴，每次演出时，他都会用聚光灯对准某个团员，让他单独出现在聚光灯下。乔总是会安排一个观众喜欢的团员开场，当舞池里座无虚席的时候就结束了，让观众期待看到更多表演。

瓦利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但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他将成为一个音乐人，一个乐队的主唱，举世闻名，深受喜爱。他打算专攻摇滚乐。共产党人也许会软化对美国文化的态度，允许成立流行乐团。称心如意的话，瓦利也许会找到去美国的方法。

但这些都还远着呢！现在他只希望鲍勃西双胞胎可以出名到能让他和卡罗琳成为全职乐手。

竖鼓的时候，舞蹈团的团员们悄然登上了舞台。表演在七点整正式开始。

共产党人对爵士乐的态度很矛盾。他们对美国的一切持怀疑态度，但纳粹禁止爵士乐，爵士乐成了反纳粹的象征，最终他们因为爵士乐的喜闻乐见而默认了它的存在。乔的舞蹈团没有歌

① Bobbsey Twins，美国著名的儿童文学丛书，其中最早的七十二本小说从1904年开始出版，直到1979年。上文提到的伯特和南、弗洛西和弗雷迪，也是该系列中的双胞胎角色。

手，完全可以演奏歌词中带有资产阶级价值观的乐曲，例如《礼帽、白领带和燕尾服》^①《装扮高雅》^②。

卡罗琳很快就到了，她的到来像蜡烛一样点燃了简陋的后台，使灰色的墙和肮脏的角落刹那间都有了生气。

瓦利的生活中第一次有了和音乐同等重要的东西。瓦利以前有过几个女朋友，事实上钓上她们没费他多少工夫。她们一般都愿意和他发生关系，大多数同班同学难以企及的性事对他来说完全不是个问题。但他从没经历过对卡罗琳那样的爱和激情。“我们思想很接近——有时甚至会说同一件事。”有一次他对外祖母茉黛说。外祖母回答：“我明白——你们是精神上的伴侣。”瓦利和卡罗琳可以像谈论音乐那样轻松地谈论性事，坦言各自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虽然卡罗琳没什么不喜欢的。

舞蹈团还要表演一个小时。瓦利和卡罗琳跳上乔的小货车的后车厢，躺了下来。在停车场昏黄的路灯下，后车厢宛如少女的闺房。车厢里的垫子是天鹅绒的，卡罗琳像个柔弱的宫女一样坐在垫子上，解开衣服让瓦利亲吻。

他们曾经戴着避孕套做过爱，但两人都不喜欢用。有时他们不用避孕套，在高潮快到时瓦利及时撤出，但卡罗琳说这样不能保证不受孕。这天他们用手互相愉悦。当瓦利探进去以后，卡罗琳引导着他的手指，教他如何让她愉悦。随着手指的一进一出，卡罗琳发出更像是惊讶的小声叹息。

“和你爱的人做爱是世界上第二等快乐的事情。”茉黛对瓦

① *Top Hat, White Tie and Tails*, 欧文·柏林为1935年的电影《礼帽》写的流行歌曲。

② *Puttin'on the Ritz*, 1930年的同名歌舞影片的插曲。

利说。祖父母这辈通常会说出父母不会说的话。

“如果这是第二等，那第一等是什么？”瓦利问。

“当然是看到孩子们幸福快乐地成长了。”

“我以为你会说是‘弹奏拉格泰姆’。”瓦利的这话把茉黛逗笑了。

和以往一样，瓦利和卡罗琳像无缝对接一样从性事转移到了音乐上，好像它们是一回事。瓦利教给卡罗琳一首新歌。瓦利的卧室里有台收音机，他能从收音机里收听到西柏林的美国电台，可以听到美国流行音乐排行榜上的最新歌曲。这首新歌名叫《如果我有把锤子》^①，由一个名叫“彼得、保罗和玛丽”的美国三重唱组合演唱。这首歌的节奏感很强，瓦利觉得观众一定会喜欢。

卡罗琳对歌词里的公正和自由心存疑惑，生怕因此会惹上麻烦。

瓦利说：“在美国，皮特·西格因为写了这首歌都被称为共党分子了！哪里都有恃强凌弱的事。”

“这又帮不到我们！”卡罗琳用实事求是的冷酷口气说。

“反正这里又没人懂英语。”

“好吧，”卡罗琳不情愿地退让了，但接着她又说，“无论如何，我不能再做这种事了。”

瓦利很震惊。“你这是什么意思？”

卡罗琳表情忧郁。瓦利意识到她不想破坏欢愉的兴致，刻意隐瞒了一些坏消息。卡罗琳有着超强的自控能力。她说：“我爸爸

^① *If I Had a Hammer*，这首歌由皮特·西格和李·海斯共同创作于1949年，为了支持当时的进步运动。1962年由彼得、保罗和玛丽组合演唱，并成为当年的十大金曲之一。

被斯塔西问话了。”

卡罗琳的父亲是汽车站的管理人员，似乎对政治不感兴趣，不像会被秘密警察怀疑的那种人。“为什么会这样？”瓦利问，“他们问了他些什么？”

“问你的事情。”她说。

“哦，真该死。”

“他们告诉他，你是个意识形态上无法信赖的人。”

“审讯他的是谁？是个叫汉斯·霍夫曼的人吗？”

“我不知道。”

“我猜是的。”即便汉斯没有亲自审问，他也是这件事的幕后黑手，瓦利这样觉得。

“他们说再看到我和你公开登台，爸爸就会丢掉饭碗。”

“你还需要听父母的话吗？你都十九岁了！”

“但我还和他们一起住呢！”卡罗琳已经高中毕业，但还在专科学校学会计。“无论如何，我不能让父亲失业，我担不起这个责！”

瓦利很震惊，他的梦想眼看就要毁灭了。“但……我们是如此之棒！观众喜欢我们！”

“我知道，真是太对不起了。”

“斯塔西怎么会知道你在登台演唱？”

“你还记得认识的那天晚上跟踪我们的那个戴着帽子的男人吗？近来我见过他几次。”

“你认为他一直在跟踪我吗？”

“也许不是一直。”她压低了声音说。即便没人偷听，说到斯塔西时人们都会不由自主地低下声音。“也许隔段时间会跟踪

一次。跟踪了一两次以后，他很快发现了你和我的关系，于是又开始尾随我。查出了我的名字和住址后，他们就对我爸爸下手了。”

瓦利拒绝接受无法和卡罗琳一起登台的事实，“我们到西边去。”他说。

卡罗琳表情痛苦地说：“老天，我真希望能和你一起过去。”

“经常有人逃过去。”

瓦利和卡罗琳经常谈论逃到西边的事情。叛逃者有的游过运河，有的使用假冒的证件，有的藏在汽车的后备箱里，有的干脆直接闯关。西德的广播电台有时会播放叛逃者们的故事。东德的民间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流言。

卡罗琳说：“叛逃不成而被打死的人也很多。”

在渴望逃亡的同时，瓦利也在担心卡罗琳会不会在逃亡时受伤甚至被打死。边境的守卫开枪的唯一目的就是把人打死。同时，柏林墙也在不断发生着改变，变得越来越难以逾越。原来的铁丝网现在在很多地方变成了带有聚光灯的双层水泥墙，之间有些地方还有巡逻的警犬和瞭望的塔楼。柏林墙前甚至造了些防止坦克穿越的障碍物。即便经常有边防军人叛逃到西方，但总不会有人开着坦克硬闯吧。

瓦利说：“我姐姐就逃过去了。”

“但她丈夫却摔成了残废。”

丽贝卡和伯纳德结了婚，住在汉堡。尽管伯纳德没能完全从坠楼中康复，必须坐上轮椅，但两个人都成了学校的老师。他们写给卡拉和沃纳的信经常被审查员拖延。虽然有种种的磨难，但丽贝卡和伯纳德总算到达了西方。

“我无论如何都不想待在这儿了，”瓦利自嘲般地说，“待在这儿的话，我永远得唱共产党批准的歌曲，你不是当会计，就是顶替你爸当个车站管理员。与其这样，还不如去死。”

“社会主义不会永远当道。”

“社会主义已经从1917年持续到了现在。如果有了孩子，我们的孩子该怎么办？”

“你怎么这么说呢？”卡罗琳尖刻地问。

“留下来的话，我们不仅自己要过一辈子监禁的生活，我们的孩子也将被监禁受折磨。”

“你想要孩子吗？”

瓦利原本没想提出这个问题。他不知道自己是否想要孩子。在结婚要孩子之前，他首先要挽救自己的生命。“我不想在东德要孩子。”瓦利以前没想过这个问题，但现在对问题的答案却非常确定。

卡罗琳的表情很严肃。“我们也许应该逃过去，”她说，“但怎么逃过去呢？”

瓦利有过很多念头，但最钟意的却只有一个。“你知道我学校边上的那个检查点吗？”

“没有真正留意过。”

“运送肉类、蔬菜、奶酪等货物到西柏林的车辆都从那儿通过。”东德政府不想给西柏林送食物。但瓦利的父亲说，东德政府很需要钱。

“我们怎么做？”

瓦利描述着想象中的更多细节。“关口的栏杆有六英寸厚，单层木制。出示证件以后，边防兵拉起栏杆让你的卡车过去。边

防兵在两道栏杆之间的空地上检查货物，然后拉起另一侧的栏杆让你过去。”

“是的，我想起这些程序了。”

瓦利故意使自己的声音听上去更自信一点。“司机可以先假装和边防兵吵架，然后开车闯过这两道栏杆。”

“瓦利，那样太危险了。”

“没有万无一失的方法可以过去。”

“你连车都没有。”

“我们可以偷走这辆车。”演出结束以后，乔总会在瓦利往车里放鼓的时候去酒吧喝酒。瓦利收拾完乐器以后，乔或多或少已经有点醉了，瓦利会开车送他回家。瓦利没有驾驶执照，但乔并不知情，醉醺醺的他根本不知道瓦利在无证驾驶。送乔回公寓以后，瓦利负责把鼓放在玄关，然后把车停进车库。“今晚演出以后，我就能把车弄到手，”瓦利对卡罗琳说，“明天一早检查点开放以后，我们就开车过去。”

“如果晚回家的话，爸爸会到处找我的。”

“你像平时一样回家上床睡觉，明天早点起床就行。我会在学校外面等你。乔要到中午才起床。等到乔注意到卡车不见的时候，我们已经在蒂尔加登公园闲逛了。”

卡罗琳亲吻了瓦利。“我很害怕，但我爱你。”她说。

瓦利听到乐队在演奏第一幕的结束曲《阿瓦隆》，意识到两人谈话的时间有点过长了。“五分钟以后得上台，”他说，“我们快去吧。”

舞蹈团离开舞台，舞台上空无一人。瓦利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手脚麻利地支好麦克风和吉他音箱。观众们一边喝酒，一边开